

# 開放文學 – 英雄傳奇 – 水滸全傳

## 第一百十五回 張順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寧海軍

話說宋江和戴宗正在西陵橋上祭奠張順，已有人報知方天定，差下十員首將，分作兩路，來拿宋江，殺出城來。南山五將，是吳值、趙毅、晁中、元興、蘇涇；北山路也差五員首將，是溫克讓、崔彧、廉明、茅迪、湯逢士；南北兩路，共十員首將，各引三千人馬，半夜前後開門，兩頭軍兵，一齊殺出來。宋江正和戴宗奠酒化紙，只聽得橋下喊聲大舉。左有樊瑞、馬麟，右有石秀，各引五千人埋伏，聽得前路火起，一齊也舉起火來，兩路分開，趕殺南北兩軍馬。南兵見有準備，急回舊路；兩邊宋兵追趕。溫克讓引著四將，急回過河去時，不提防保叔塔山背後，撞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引五千軍殺出來，正截斷了歸路，活捉了茅迪，亂槍戳死湯逢士。南山吳值也引著四將，迎著宋兵追趕，急退回來，不提防定香橋正撞著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五百步隊軍殺出來。那兩個牌手，直搶入懷裏來，手舞蠻牌，飛刀出鞘，早剝倒元興，鮑旭刀砍死蘇涇，李逵斧劈死趙毅，軍兵大半殺下湖裏去了，都被淹死。投到城裏救軍出來時，宋江軍馬已都入山裏去了，都到靈隱寺取齊，各自請功受賞。兩路奪得好馬五百余匹。宋江分付留下石秀、樊瑞、馬麟，相幫李俊等同管西湖山寨，準備攻城。宋江只帶了戴宗、李逵等回泉亭山寨中。吳用等接入中軍帳坐下，宋江對軍師說道：“我如此行計，也得他四將之首，活捉了茅迪，將來解幫張招討軍前，斬首施行。”宋江在寨中，惟不知獨松關、德清二處消息，便差戴宗之探，急來回報。戴宗去了數日，回來寨中，參見先鋒，說知盧先鋒已過獨松關了，早晚便到此間。宋江聽了，優喜相半，就問兵將如何？戴宗答道：“我都知那裏廝殺的備細，更有公文在此。先鋒請休煩惱。”宋江道：“莫非又損了我幾個弟兄？你休隱避我，與我實說情由。”戴宗道：“盧先鋒自從去取獨松關，那關兩邊，都是高山，只中間一條路。山上蓋著關所，關邊有一林大樹，可高數十餘丈，望得諸處皆見；下面盡是叢叢雜雜松樹。關上守把三員賊將，為首的喚做吳昇，第二個是蔣印，第三個是衛亨。初時連日下關，和林沖廝殺，被林沖蛇矛戳傷蔣印，吳昇不敢下關，只在關上守護。次後厲天閏又引四將到關救應，乃是厲大佑、張儉、張韜、姚義四將。次日下午關廝殺，賊兵內厲天佑首先出馬，和呂方相持，約鬥五六十合，被呂方一戟刺死厲天佑，賊兵上關去了，並不下來。連日在關下等了數日，盧先鋒為見山嶺險峻，卻差歐鵬、鄧飛、李忠、周通四個上山探路，不提防厲天閏要替兄弟復讎，引賊兵沖下關來，首先一刀，斬了周通。李忠……帶傷走了；若是救應得遲時，都是休了的。救得三將回寨。次日，“雙槍將”董平，焦躁要去復讎，勒馬在關下大罵賊將，不提防關上一火炮打下來，炮風正傷了董平左臂，回到寨裏，就使槍不得，把夾板綁了臂膊。次日定要去報讎，盧先鋒當住了不曾去。過了一夜，臂膊料好，不教盧先鋒知道，自和張清商議了，兩個不騎馬，先行上關來。關上走下厲天閏、張韜來交戰。董平要捉厲天閏，步行使槍，厲天閏也使長槍來迎，與董平鬥了十合。董平心裏只要廝殺，爭奈左手使槍不應，只得退步。厲天閏趕下關來，張清便挺槍去搦厲天閏。厲天閏卻閃去松樹背後，張清手中那條槍，卻擱在松樹上。急要拔時，擱牢了，拽不脫，被厲天閏還一槍來，腹上正著，戳倒在地。董平見擱倒張清，急使雙槍去戰時，不提防張韜卻在背後攔腰一刀，把董平刺做兩段。盧先鋒知得，急去救應，兵已上關去了，下面又無計可施。得了孫新、顧大嫂夫妻二人，扮了逃難百姓，去到深山裏，尋得一條小路，引著李立、湯隆、時遷、白勝四個，從小路過到關上，半夜裏卻摸上關，放起火來。賊將見關上火起，知有宋兵已透過關，一齊棄了關隘便走。盧先鋒上關點兵將時，孫新、顧大嫂活捉得原守關將吳昇；李立，湯隆活捉得原守關將蔣印；時遷、白勝活捉得原守關將衛亨；將此三人，都解赴張招討軍前去了。收拾得董平、張清、周通三人屍骸，葬於關上。

盧先鋒追過關四十五里，趕上賊兵，與厲天閏交戰，約鬥了三十餘合，被盧先鋒殺死厲天閏，止存張儉、張韜、姚義，引著敗殘軍馬，勉強迎敵，得便退回，只在早晚便到。主帥不信，可看公文。”宋江看了公文，心中添悶，眼淚如泉。

吳用道：“既是盧先鋒得勝了，可調軍將去夾攻，南兵必敗，就行接應湖州呼延灼那路軍馬。”宋江應道：“言之極當！”便調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三千步軍，從山路接將去。“黑旋風”引了軍兵，歡天喜地去了。且說宋江軍馬，攻打東門，正將朱仝等原撥五千馬步軍兵，從湯鎮路上村中，奔到菜市門外，攻取東門。那時東路沿江，都是人家村居道店，賽過城中，茫茫蕩蕩，田園地段。當時來到城邊，把軍馬排開，魯智深首先出陣，步行搦戰，提著鐵禪杖，直來城下大罵：“蠻撮鳥們，出來和你廝殺！”那城上見是個和尚挑戰，慌忙報入太子宮中來。當有寶光國師鄧元覺，聽的是個和尚勒戰，便起身奏太子道：“小僧聞梁山泊有這個和尚，名為魯智深，慣使一條鐵禪杖，請殿下去東門城上，看小僧和他步鬥幾合。”方天定見說大喜，傳令旨，遂引八員猛將，同元帥石寶，都來菜市門城上，看國師迎敵。當下方天定和石寶在敵樓上坐定，八員戰將，簇擁在兩邊，看寶光國師戰時，那寶光和尚怎生結束，但見：

穿一領烈火猩紅直裰，系一條虎筋打就圓條，掛一串七寶瓔珞數珠，著一雙九環鹿皮僧鞋。襯裏是香線金獸掩心，雙手使錚光水鐵禪杖。

當時開城門，放吊橋，那寶光國師鄧元覺引五百刀手步軍，飛奔出來。魯智深見了道：“原來南軍也有這禿廝出來。灑家教那廝喫俺一百禪杖！”也不打話，輪起禪杖，便奔將來。寶光國師也使禪杖來迎。兩個一齊都使禪杖相併，但見：

魯智深忿怒，全無清淨之心；鄧元覺生嗔，豈有慈悲之念。這個何尊尊佛道，只於月黑殺人；那個不會看經文，惟要風高放火。這個向靈山會上，惱如來懶坐蓮臺；那個去善法堂前，勒揭諦使回金杵。一個盡世不修梁武戲，一個平生那識祖師禪。

這魯智深和寶光國師，鬥過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方天定在敵樓上看了，與石寶道：“只說梁山泊有個‘花和尚’魯智深，不想原來如此了得，名不虛傳！鬥了這許多時，不曾折半點兒便宜與寶光和尚。”石寶答道：“小將也看得呆了，不曾見這一對敵手。”正說之間，只聽得飛馬又報道：“北關門下，又有軍到城下。”石寶慌忙起身去了。且說城下宋軍中，“行者”武松見魯智深戰寶光不下，恐有疏失，心中焦躁，便舞起雙戒刀，飛出陣來，直取寶光。寶光見他兩個併一個，拖了禪杖，望城裏便走。武松奮勇直趕殺去，忽地城門裏突出一員猛將，乃是方天定手下貝應夔，便挺槍躍馬，接住武松廝殺。兩個正在吊橋上撞著，被武松閃個過，撇了手中戒刀，搶住他槍杆，只一拽，連人和軍器拖下馬來，梟察的一刀，把貝應夔剝下頭來。魯智深隨後接應了回來，方天定急叫拽起吊橋，收兵入城，這裏朱仝也叫引軍退十裏下寨，使人去報捷宋先鋒知會。

當日宋江引軍到北關門搭戰，石寶帶了流星錘上馬，手裏橫著劈風刀，開了城門，出來迎敵。宋軍陣上，“大刀”關勝出馬，與石寶交戰。兩個鬥到二十餘合，石寶撥回馬便走，關勝急勒住馬，也回本陣。宋江問道：“緣何不去追趕？”關勝道：“石寶刀法，不在關勝之下，雖然回馬，必定有計。”吳用道：“段愷曾說，此人慣使流星錘，回馬詐輸，漏人深入重地。”宋江道：“若去追趕，定遭毒手；且收軍回寨，一面差人去賞賜武松。”

卻說李逵等引著步軍，去接應盧先鋒，來到山路裏，正撞著張儉等敗軍，併力沖殺入去，亂軍中殺死姚義。有張儉、張韜二人，再奔回關上那條路去，正逢著盧先鋒，大殺一陣，便望深山小路而走。背後追趕得緊急，只得棄了馬，奔走山下逃命。不期竹籬中鑽出兩個人來，各拿一把鋼叉，張儉、張韜措手不及，被兩個拿叉戳翻，直捉下山來。原來戳翻張儉、張韜的，是解珍、解寶。盧先鋒見拿二人到來，大喜，與李逵等合兵一處，會同眾將，回到泉亭山大寨中來，參見宋先鋒等。訴說折了董平、張清、周通一事，彼各傷感；諸將盡來參拜了宋江，合兵一處下寨。次日，教把張儉解赴蘇州張招討軍前，梟首示眾。將張韜就寨前剖腹剝心，遙空祭奠董平、張清、周通了當。

宋先鋒與吳用計議道：“啟請盧先鋒領本部人馬，去接應德清縣路上呼延灼等這支軍，同到此間，計合取城。”盧俊義得令，便點本部兵馬起程，取路望奉口鎮進發。三軍路上，到得奉口，正迎著司行方敗殘軍兵回來。盧俊義接著，大殺一陣，司行方墜水而死，其余各自逃散去了。呼延灼參見盧先鋒，合兵一處，回來泉亭山總寨，參見宋先鋒等，諸將會合計議。宋江見兩路軍馬都到了

杭州，那宣州、湖州、獨松關等處，皆是張招討，從參謀自調統制前去各處護境安民，不在話下。

宋江看呼延灼部內，不見了雷橫、龔旺二人。呼延灼訴說：“雷橫在德清縣南門外，和司行方交鋒，鬥到三十合，被司行方砍下馬去。龔旺因和黃愛交戰，趕過溪來，和人連馬，陷倒在溪裏，被南軍亂槍戳死。米泉卻是索超一斧劈死。黃愛、徐白眾將向前活捉在此。司行方趕逐在水裏淹死。薛斗南亂軍中逃難，不知去向。”宋江聽得又折了雷橫、龔旺兩個兄弟，淚如雨下，對眾將道：“前日張順與我托夢時，見右邊立著三四個血污衣襟之人，在我面前現形，正是董平、張清、周通、雷橫、龔旺這伙陰魂了。我若得了杭州寧海軍時，重重地請僧人設齋，做好事，追薦超度眾兄弟。”將黃愛、徐白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不在話下。

當日宋江叫殺牛宰馬，宴勞眾軍。次日，與吳用計議定了，分撥正偏將佐，攻打杭州。

副先鋒盧俊義，帶領正偏將一十二員，攻打後湖門：

林冲 呼延灼 劉唐 解珍 解寶 單廷珪

魏定國 陳達 楊春 杜遷 李雲 石勇

花榮等正偏將一十四員，攻打艮山門：

花榮 秦明 朱武 黃信 孫立 李忠

鄒淵 鄒潤 李立 白勝 湯隆 穆春

朱貴 朱富

穆弘等正偏將十一員，去西山寨內，幫助李俊等，攻打靠湖門：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石秀 樊瑞

馬麟 穆弘 楊雄 薛永 丁得孫

孫新等正偏將八員，去東門寨幫助朱全攻打菜市、薦橋等門：

朱全 史進 魯智深 武松 孫新 顧大嫂

張青 孫二娘

東門寨內，取回偏將八員，兼同李應等，管領各寨探事，各處策應：

李應 孔明 楊林 杜興 童威 童猛

王英 扈三娘

正先鋒使宋江帶領正偏將二十一員，攻打北關門大路：

吳用 關勝 索超 戴宗 李逵 呂方

郭盛 歐鵬 鄧飛 燕順 凌振 鮑旭

項充 李袞 宋清 裴宣 蔣敬 蔡福

蔡慶 時遷 郁保四

當下宋江調撥將佐，取四面城門。

宋江等部領大隊人馬，直近北關門城下勒戰。城上敲響鑼鳴，大開城門，放下吊橋，石寶首先出馬來戰。宋軍陣上，“急先鋒”索超平生性急，揮起大斧，也不打話，飛奔出來，便鬥石寶。兩馬相交，二將猛戰，未及十合，石寶賣個破綻，回馬便走。索超追趕，關勝急叫休去時，索超臉上著一錘，打下馬去。鄧飛急去救時，石寶馬到，鄧飛措手不及，又被石寶一刀，砍做兩段。城中寶光國師，引了數員猛將，沖殺出來，宋兵大敗，望北而走。卻得花榮、秦明等刺斜裏殺將來，沖退南軍，救得宋江回寨。石寶得勝，歡天喜地，回城中去了。

宋江等回到皋亭山大寨歇下，升帳而坐，又見折了索超、鄧飛二將，心中好生納悶。吳用諫道：“城中有此猛將，只宜智取，不可對敵。”宋江道：“似此損兵折將，用何計可取？”吳用道：“先鋒計會各門了當，再引軍攻打北關門。城裏兵馬，必然出來迎敵，我卻佯輸詐敗，誘引賊兵，遠離城郭，放炮為號，各門一齊攻城。但得一門軍馬進城，便放起火來應號，賊兵必然各不相顧，可獲大功。”宋江便喚戴宗傳令知會。次日，令關勝引些多軍馬，去北關門城下勒戰。城上鼓響，石寶引軍出城，和關勝交馬。戰不過十合，關勝急退。石寶軍兵趕來，凌振便放起炮來。號炮起時，各門都發起喊來，一齊攻城。且說副先鋒盧俊義引著林冲等調兵攻打候潮門，軍馬來到城下，見城門不關，下著吊橋。劉唐要奪頭功，一騎馬，一把刀，直搶入城去。城上看見劉唐飛馬奔來，一斧砍斷繩索，墜下閘板，可憐悍勇劉唐，連馬和人，同死於門下。原來杭州城子，乃錢王建都，制立三重門：關外一重閘板，中間兩扇鐵葉大門，裏面又是一層排柵門。劉唐搶到城門下，上面早放下閘板來。兩邊又有埋伏軍兵，劉唐如何不死！林冲、呼延灼見折了劉唐，領兵回營，報復盧俊義。各門都入不去，只得且退，使人飛報宋先鋒大寨知道。宋江聽得又折了劉唐，被候潮門闖死，痛哭道：“屈死了這個兄弟！自鄆城縣結義，跟著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許多年辛苦，不曾快樂。大小百十場出戰交鋒，出百死，得一生，未嘗折了銳氣。誰想今日卻死於此處！”軍師吳用道：“此非良法，這計不成，倒送了一個兄弟。且教各門退軍，別作道理。”

宋江心焦，急欲要報仇雪恨，嗟歎不已。部下“黑旋風”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和鮑旭、項充、李袞四個人，好歹要拿石寶那廝！”宋江道：“那人英雄了得，你如何近傍得他？”李逵道：“我不信，我明日不捉得他，不來見哥哥面。”宋江道：“你只小心在意，休觀得等閒。”“黑旋風”李逵，回到自己帳房裏，篩下大碗酒，大盤肉，請鮑旭、項充、李袞來喫酒，說道：“我四個，從來做一路廝殺。今日我在先鋒哥哥面前，砍了大嘴，明日要捉石寶那廝，你二個不要心懶。”鮑旭道：“哥哥今日也教馬軍向前，明日也教馬軍向前，今晚我等約定了，來日務要齊心向前，捉石寶那廝。我們四個都爭口氣！”次日早晨，李逵等四人，喫得醉飽了，都拿軍器出寨，請先鋒哥哥看廝殺。宋江見四個都半醉，便道：“你四個兄弟，休把性命作戲！”李逵道：“哥哥，休小覷我們！”宋江道：“只願你們應得口便好！”宋江上馬，帶同關勝、歐鵬、呂方、郭盛四個馬軍將佐，來到北關門下，擂鼓搖旗搦戰。李逵火雜雜地，搭著雙斧，立在馬前；鮑旭挺著板刀，睜著怪眼，只待廝殺；項充、李袞各挽一面團牌，插著飛刀二十四把，挺鐵槍伏在兩側。只見城上敲響鑼鳴，石寶騎著一匹瓜黃馬，拿著劈風刀，引兩員首將，出城來迎敵：上首吳值，下首廉明。三員將卻纔出得城來，李逵是個不怕天地的人，大吼了一聲，四個直奔到石寶馬頭前來。石寶便把劈風刀去迎時，早來到懷裏。李逵一斧，砍斷馬腳，石寶便跳下來，望馬軍群裏躲了。鮑旭早把廉明一刀，砍下馬來。兩個牌手，早飛出刀來；空中似玉魚亂躍，銀葉交加。宋江把馬軍沖到城邊時，城上播木炮石，亂打下來。宋江怕有疏失，急令退軍，不想鮑旭早鑽入城門裏去了，宋江只叫得苦。石寶卻伏在城門裏面，看見鮑旭搶將入來，刺斜裏只一刀，早把鮑旭砍做兩斷。項充、李袞急護得李逵回來。宋江軍馬，退還本寨，又見折了鮑旭，宋江越添愁悶，李逵也哭奔回寨裏來。吳用道：“此計亦非良策，雖是斬得一將，卻折了李逵的副手。”

正是眾人煩惱間，只見解珍、解寶到寨來報事。宋江問其備細時，解珍稟道：“小弟和解寶，直哨到南門外二十余里，地名范村，見江邊泊著一連有數十只船，下去問時，原來是富陽縣袁評事解糧船。小弟欲要把他殺了，本人哭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臘不時科斂，但有不從者，全家殺害。我等今得天兵到來剪除，只指望再見太平之日，誰想又遭橫亡。’小弟見他說的情切，不忍殺他，又問他道：‘你緣何卻來此處？’他說：‘為近奉方天定令旨，行下各縣，要刷洗村坊，著科斂白糧五萬石。老漢為頭，斂得五千石，先解來交納。今到此間，為大軍圍城廝殺，不敢前去，屯泊在此。’小弟得了備細，特來報知主將。”吳用大喜道：“此乃天賜其便，這些糧船上，定要立功。便請先鋒傳令，就是你兩個弟兄為頭，帶將炮手凌振並杜遷、李雲、石勇、鄒淵、鄒潤、李立、白勝、穆春、湯隆。王英、扈三娘、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夫妻，扮作艍公艍婆，都不要言語，混雜在艍後，一攬進得城去，便放連珠炮為號，我這裏自調兵來策應。”解珍、解寶喚袁評事上岸來，傳下宋先鋒言語道：“你等既宋國良民，可依此行

計。事成之後，必有重賞。”

此時不由袁評事不從，許多將校，已都下船。卻把船上艍公人等，都只留在船上雜用，卻把艍公衣服脫來，與王英、孫新、張青穿了，裝扮做艍公。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三人女將，扮做艍婆，小校人等，都做搖船水手。軍器眾將都埋藏在船艙裏，把那船一齊都放到江岸邊。此時各門圍哨的宋軍，也都不遠。袁評事上岸，解珍、解寶和那數個艍公跟著，直到城下叫門。城上得知，問了備細來情，報入太子宮中。方天定便差吳值開城門，直來江邊，點了船隻，回別城中，奏知方天定。方天定差下六員將，引一萬軍出城，攔住東北角上，著袁評事搬運糧米，入城交納。此時眾將人等，都雜在艍公水手人內，混同搬糧運米入城，三個女將，也隨入城裏去了。五千糧食，須臾之間，都搬運已了。六員首將，卻統引軍入城中。宋兵分投而來，復圍住城郭，離城三二里，列著陣勢。當夜二更時分，凌振取出九箱子母等炮，直去吳山頂上，放將起來；眾將各取火把，到處點著。城中不一時，鼎沸起來，正不知多少宋軍在城裏。方天定在宮中，聽了大驚，急急披掛上馬時，各門城上軍士，已都逃命去了。宋兵大振，各自爭功奪城。且說城西山內李俊等，得了將令，引軍殺到淨慈港，奪得船隻，便從湖裏使將過來，涌金門上岸。眾將分投去搶各處水門，李雲、石秀首先登城。就夜城中混戰，止存南門不圍，亡命敗軍都從那門下奔走。卻說方天定上得馬，四下裏尋不著一員將校，止有幾個步軍跟著，出南門奔走，忙忙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走得到五雲山下，只見江裏走起一個人來，口裏銜著一把刀，赤條條跳上岸來。方天定在馬上見來得凶，便打馬要走。可奈那匹馬作怪，百般打也不動，卻似有人籠住嚼環的一般。那漢搶到馬前，把方天定扯下馬來，一刀便割了頭，卻騎了方天定的馬，一手提了頭，一手執刀，奔回杭州城來。林冲、呼延灼領兵趕到六和塔時，恰好正迎著那漢。二將認得是“船火兒”張橫，喫了一驚。呼延灼便叫：“賢弟那裏來？”張橫也不應，一騎馬直跑入城裏去。此時宋先鋒軍馬大隊已都入城了，就在方天定宮中為帥府，眾將校都守住行宮。望見張橫一騎馬跑將來，眾人皆喫一驚。張橫直到宋江面前，滾鞍下馬，把頭和刀，撇在地下，納頭拜了兩拜，便哭起來。宋江慌忙抱住張橫道：“兄弟，你從那裏來？阮小七又在何處？”張橫道：“我不是張橫。”宋江道：“你不是張橫，卻是誰？”張橫道：“小弟是張順。因在涌金門外，被槍箭攢死，一點幽魂，不離水裏飄蕩，感得西湖震澤龍君，收做金華太保，留於水府龍

宮為神。今日哥哥打破了城池，兄弟一魂纏住方天定，半夜裏隨出城去，見哥哥張橫在大江裏，來借哥哥身殼，飛奔上岸，跟到五雲山腳下，殺了這賊，徑奔來見哥哥。”說了，驀然倒地。宋江親自扶起，張橫睜開眼，看了宋江並眾將，刀劍如林，軍士叢滿，張橫道：“我莫不在黃泉見哥哥麼？”宋江哭道：“卻纔你與兄弟張順附體，殺了方天定這賊，你不曾死，我等都是陽人，你可精細著。”張橫道：“恁地說時，我的兄弟已死了！”宋江道：“張順因要從西湖水底下去換水門，入城放火，不想至涌金門外越城，被人知覺，槍箭攢死在彼。”張橫聽了，大哭一聲：“兄弟！”驀然倒了。眾人看張橫時，四肢不舉，兩眼朦朧，七魄悠悠，三魂杳杳，正是：未從五道將軍去，定是無常二鬼催。畢竟張橫悶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